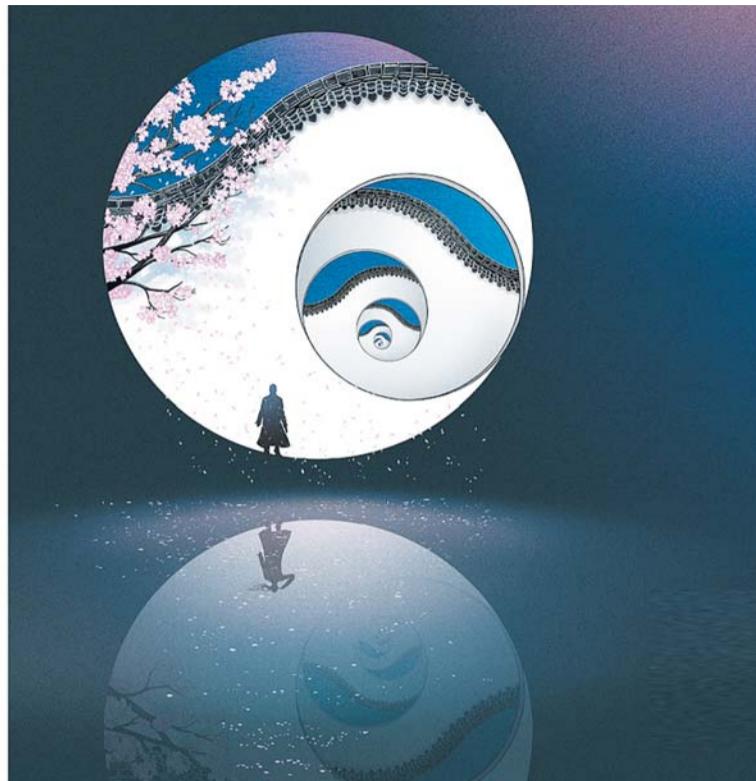


【文化杂谈】

中国文化的『镜』观



□孙葆元

现实生活约定俗成后便成为文化。文化从认知到认识再到指导人们的行为准则,是人类的进步。以镜为例,人们想知道自己的容貌,最原始的办法是临水照影,怎奈那水是流动的,水里的影像支离破碎,于是就想出一个办法:把水取回家,对着容器里的水照影,那个盛水的容器就叫“鉴”。这个办法太笨拙了,人们在生活中发现磨光的铜面同样能照出人影,于是就发明出平面磨光的铜器,人的容貌在这面铜器上纤毫毕现,人们称这面铜器为“镜”。从此,镜鉴就走进我们的生活,成了生活必需品。玻璃镜子与化学元素的被发现有直接关系,是将水银涂在平面玻璃上产生的反射作用,其与铜镜相比是年轻的物品。

中国的“镜”是古老的器物也是古老的文化。我们在历史博物馆中看到的镜,常常是花纹凹凸,那是镜子的反面;另一面则铜锈覆绿,那是岁月覆盖的痕迹。镜子需要擦拭才能照人,这个生活中的不断擦拭就成为砥砺品行的座右铭。人行如镜,需有风范,就必须如镜般擦拭,否则锈迹斑斑,人就会失去固有的风采。女人对镜贴花黄,男人对镜整衣冠,追求着人生向美的一面。镜子告诉我们,人生要自律,行止要规范,否则就会一塌糊涂。

然而,有人讨厌镜子。据说某些人长得丑,往镜子前一伸头,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,便觉得是镜子让他丢了丑。既然如此,不照镜子不就完了吗?他还偏要照。别人照得,我为什么照不得?照一次生一次气,恨不能把镜子砸了。如果是玻璃镜子,纵有千面万面恐怕也粉身碎骨了。偏偏唐朝人有办法,镜匠们制造出一种昏镜供这种人使用。所谓“昏镜”,是镜面不做精磨,能照出脸的轮廓,却照不出细节,看个大概就可以。此镜一出,那些面目丑陋的人立刻释然了,也像美人那样爱起了镜子。他看不到自己的真面孔,却能看到周围人美丽的面孔,因为所有美丽面孔在昏镜里都是一样的,于是自认世上所有的面孔都如自己一般,抑或说自己的面孔亦如世人一般,心情顿时好得不得了。

一开始我也不信这种看起来像是瞎编的故事,那个昏镜莫不是残次品吧?直到读了刘禹锡的《昏镜词》才知道这不是妄说。在这首《昏镜词》前有一段序,他说,做镜子的工匠把十面镜子放到一个箱子里卖,检视发现,只有一面镜子“皎如”,其余九面“雾如”,“雾如”就是镜面模糊如雾。他好生奇怪,就问:你辛辛苦苦,怎么造出这样不堪的镜子呢?卖镜子的说:不是我不下功夫去打磨这些镜子,实在是有客人专门选择这样“雾如”的镜子,“今夫来市者,必历鉴周睐,求与已宜。彼皎者不能隐芒杪之瑕,非美容不合,是用什一其数也。”来买镜子的人,都挑选适合自己容貌的,那些照人清晰的镜子不能掩人瑕玷,不是面容姣好的人就不买,所以买“雾如”镜的人十之有九。疑问就这样解开了。真是有什么样的需求就

有什么样的市场,市场也是一面照彻心灵的镜子,折射出唐朝时人的心态。刘禹锡一番叹息,那词写道:“昏镜非美金,漠然丧其晶。陋容多自欺,谓若他镜明。瑕疵既不见,妍态随意生。一日四五照,自言美倾城。饰带以纹绣,装匣以琼瑛。秦官岂不重,非适乃为轻。”刘禹锡给这种“雾如”镜取名“昏镜”恰如其分。看来有这种心态的人不少,“十之有九”,昏镜的市场需求照出了多么可怕的社会虚伪!

由此,镜子在华夏文化中形成一个恰当的喻体,凡是能够反映一个事物本质的载体都称为镜。最常见的是妆镜,这是女人化妆借助的眼睛,凭着这双眼睛能看到客观世界里的自己。引申开去便有了“明镜”。人们喜爱明镜是喜爱明镜的客观,无论优美与瑕玷都全面地反映出来,让自身有自知之明。“心儿跟明镜似的”,是说洞悉一切;“高堂明镜悲白发”,是说镜子告诉你岁月易逝。封建社会的官衙大堂上总爱悬挂一块匾,大书“明镜高悬”,这块“明镜”就不好说了,明面上是说为百姓主持公道,可是百姓是没有权利检查一下那个镜面是不是“雾如”的,假如蒙上一层“雾”,那个镜子的亮度就令人怀疑。其实过去公堂的“明镜”都是“昏镜”,是不同阶层的利益给明镜蒙尘,它当然无法照彻人间的公平和正义。于是人们渴望照妖镜。照妖镜是照彻妖魔鬼怪本性的镜子,让一切作恶违法者现形。制镜的工匠能做昏镜取悦于人,却不能做出照妖镜帮助人们识别罪恶,这是社会进程的局限。照妖镜照妖魔也照心魔,《红楼梦》里就有一面照妖的镜子。贾府外的贾瑞迷上了贾府内的当家奶奶王熙凤,便心生邪念,那王熙凤可不是好惹的主儿:你是谁呀?别看一笔写不出两个“贾”字,你是门外的穷小子!偏偏贾瑞走火入魔,挨了一顿粪尿淋浇仍不思回头,他这时亟需一面照妖镜驱散心头的魔障。还是有需求就有供给,那个跛足道人适时来到他面前,送给他一面镜子,这面镜子叫“风月宝鉴”。镜子分两面,可解相思,也可解困惑。跛足道人警告他,只可照正面,切不可用反面。贾瑞没有听从忠告,他从正面看到王熙凤对他招手,却从反面跌入王熙凤设下的深渊,最终断送了性命。这个故事极其深刻,它告诉我们,镜子也有两面,当它照出风花雪月,也照出无底深渊。照镜子的人是在镜外止步,还是不知深浅地一脚跨进去,实在不是镜子能挡得住的,镜子只是给你提个醒。

中国文化是岁月堆积起来的,最亮的那面镜子是悬在天上的月镜。还是刘禹锡,他说:“湖光秋月两相和,潭面无风镜未磨。”诗中咏的是洞庭湖。刘禹锡很关心镜面的磨与不磨,磨与不磨照耀的效果的确不一样。可是这里是洞庭湖,拂去水面的苔藻,湖水如鉴,仍然是历史的原貌。贺知章就说得透彻:“唯有门前镜湖水,春风不改旧时波。”鉴镜的能见度是改不了的,历史的春风一来,一切复苏。历史是一面镜子,把曾经的来龙去脉、是非曲直都留在记忆里,引出经验、教训,规范出去路。

□雨茂

4月28日中午,我从徐州北上铁岭探亲。出发时晴空万里,气温25摄氏度左右,我穿着衬衣、薄外套,还觉得热。车过天津西,在一处小站停下,过了好一阵子,列车广播消息,前方遇到大风,导致列车晚点。约20分钟后,正当我为旅途不顺懊恼时,列车启动,但车行缓慢,不复此前风驰电掣般的速度。半小时后,恢复正常。到达铁岭已是晚上9点31分,当地大多数人已经熟睡了。一下火车,顿感衣衫单薄,寒气逼人,后悔自己没带一件厚外套。查阅天气预报,当地气温只有8摄氏度左右。

25年来,我曾无数次在中原与东北之间往返,但都是在寒暑假,从没有在春天出山海关。在黄淮平原,除少数极端天气外,料峭春寒一般是孟春才有的体验,而在东北,这种体验会延续到仲春甚至季春。此前去山区旅游,我感受过什么叫“一山有四季,十里不同天”,那种因为海拔高度剧烈变化带给人的体验让人欲罢不能,既新鲜又刺激。但是,只要稍有常识,人们对登山可能带来的感受是有预判、有期待的,这次旅行却不然,大半天之内,由南向北纵跨1300多公里,地形平坦,没有高山深谷,我却体味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候,这实在是一项绝妙而又别开生面的体验。

第二天,天气稍有好转,但气温仍然很低,最高气温只有12摄氏度,最低气温不超过6摄氏度。我衣服带得少,只能猫在室内不出门。透过阳台南边巨大的窗户,我看到远处的树木已经返绿,各种果木繁花似锦,近处小菜园的蔬菜吸饱了水,青翠欲滴。在中原,这是一个月前就有的体验,如今却像影视剧中的慢镜头回放,让我静下来欣赏把玩。

五一期间,长空一碧,空气润泽,我穿上秋衣、外套到城郊散步。无论是旷野外还是马路边,都春意盎然,花团锦簇。丁香、山樱、苹果、蔷薇、桃树、沙果、元宝槭、二月兰、斑叶稠李正在开花,杨柳、白杨、金叶榆都长出了柔嫩的新叶。只有火炬树还光秃秃的,执拗地抗拒春天的召唤。

中华金叶榆又被称为美人榆,有金灿灿的容颜,是城市的颜值担当,常被当作行道树。有些枝条上,绿色的榆钱还没有脱落,如串串铜钱,挤挤挨挨,甚是亲密,与黄淮平原上的榆钱并无二致,只是颜色似乎更深一些。这是因为北方风霜的洗礼,还是金黄榆叶的衬托?我懒得深究了。新生的榆叶呈淡黄色、卵圆形,有锯齿状的叶边,叶脉清晰,并不对称。在一片浅绿的世界里看到大片嫩黄的金叶,颇让人惊喜,在别处的春天,这是难得一见的美景。

斑叶稠李正值盛花期,远看像怒放的蒲公英,近看

像松鼠的短尾。巴旦杏已经结出了毛茸茸的果子,它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扁桃,椭圆形树叶,颜色偏浅绿。扁桃最有特色的是它的树干,颜色浅红,有横纹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像经历了岁月打磨的红木家具。

我居住的小区管理规范,绿化很好,许多居民爱好园艺,所以小区花木繁多。在一处住宅的外墙边,我看到了黄色的蔷薇花,少数已经绽放,多数还是蓓蕾,在北国冷冽的春风中,正在积攒生命的力量。此前,我观察过红色、白色、紫色、粉色的蔷薇花,黄色的蔷薇较少见到。这是一种颜色略浅的花,像新鲜的鸡蛋黄,招人怜爱与亲近。蜜蜂在花丛中穿梭往来,这些大自然的精灵是否也被这鲜嫩的色彩吸引?

小区西南角有一家人搞了一个小花园,很规整地种了几株苹果树。男主人正在花园里忙碌,我夸他园艺做得专业,居然能在如此苦寒地带种苹果树,因为依据经验,东北的苹果多产于辽东半岛,而辽北天气寒冷,历史上是不产苹果的。大哥高兴地告诉我,这种苹果叫寒富,是他用山丁子(学名山荆子)做砧木嫁接的。我向下察看,果然在根部发现了膨大处,应该就是嫁接所在。苹果树被男主人压过枝、打过顶,树冠平直地延伸开来,并舒展出去,便于接受阳光雨露。寒富苹果正在开花,与一般苹果花并无大的区别,白中沁粉,色彩似乎更鲜亮一些,很接近西府海棠的颜色。

一户居民在庭院里种了一株高大的沙果树,花开正当时。沙果花在蓓蕾期为红色,我看到时,已经褪去了红色,几乎是纯白色的,偶尔在花瓣上还能看到红晕。此前来北国度假时,我吃过当地沙果,远看像苹果,但小很多,个头只比山楂略大一些,口感酸甜,糖分不足,水分也少,稍有些面。当地人把沙果当家常水果吃,喜欢用来招待远方的客人。能够邂逅开花期的沙果,对我来说,是一种莫大的幸运。

丁香已经过了含苞欲放的时节,正处于“殷勤解却丁香结,纵放繁枝散诞春”的时候。丁香花远观呈淡紫色,近看却有些白,一簇一簇地绽放,盛花期开得热闹而又繁茂。如果让我选择闹春的花卉,我首选丁香,虽然它远比杏花开得晚,但闹得忧郁,闹得彻底!丁香花香淡雅而又悠远,如果不仔细分辨,很快就消逝于无形。也许这种难以琢磨的特性很像少女的心性,似实而虚,似是而非。《雨巷》诗人戴望舒忧郁的气质与难以言说的苦楚,通过丁香的花语去表达,实在绝了!

如果说迎春花开启了北国春天的希望,丁香花则为人们留下了下一个春天的念想。来之前千呼万唤、万众期盼,来到后稍纵即逝、若即若离,离开时缠绵绵绵、欲罢还休,这正是北国春天的气质。